

网络原名《仙路烟尘》  
后《诛仙》时代仙侠新圣经

幻剑书盟  
hjsm.net

# 仙剑奇情

3

管平潮 著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# 仙剑奇侠传3

管平潮 著

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仙剑问情.3/管平潮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

出版社,2006

ISBN 978-7-80673-928-0

I. 仙... II. 管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27883 号

**仙剑问情 3**

---

作 者: 管平潮 策 划: 张国岚

责任编辑: 尹志秀 美术编辑: 美 慧

特约监制: 李耀辉 特约编辑: 孟 祎

封面设计: 门乃婷工作室 责任校对: 成 仁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 050061

网上书店: 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邮购热线: 0311—88643242

销售热线: 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 0311—88643225

E-mail: [hspul@163.com](mailto:hspul@163.com)

印 刷: 三河市燕山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 260 千字

印 张: 17

版 次: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

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673-928-0

定 价: 22.00 元

---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# 仙剑情

## 目录

### 第一卷

美人如玉剑如虹

#### 第一章

问水听山，皆言不如归去 2

#### 第二章

藏珍怀璧，未问是缘是劫 7

#### 第三章

花开顷刻，惆怅刹那芳华 15

#### 第四章

剑冷光寒，吾往杀中求道 22

#### 第五章

泪凝幽梦，与谁托付花盟 27

#### 第六章

云房启户，坐看烟月氤氲 32

#### 第七章

雨打平湖，涤去几年尘梦 38

#### 第八章

凭栏看剑，窥见身外之身 44

#### 第九章

笔阵生云，遮却色身幻影 49

#### 第十章

弄月放歌，兴来醉倒花前 55

#### 第十一章

光浮影乱，顿销千秋魂魄 61

#### 第十二章

月舞霓裳，密长生之语 66

#### 第十三章

水月流虹，我醉欲眠天风 76

# 仙剑问情



## 第二卷

雪影摇魂映清盟

### 第一章

身非鸿鹤，焉知云路缥缈

86

### 第二章

嫩蕊琼苞，微绽乱云深处

91

### 第三章

仙缘未合，何处蹊其云踪

98

### 第四章

百丈风波，起于青萍之末

104

### 第五章

九曲迷踪，英雄莫问出处

112

### 第六章

千山雪舞，辉耀碧朵灵葩

119

### 第七章

吐日吞霞，幽魂俱付松风

125

### 第八章

暮色合瞑，转令幽兴萧疏

135

### 第九章

寸心如玉，魂一变而成红

140

### 第十章

雪影摇魂，恍惚偏惹风狂

146

### 第十一章

归风送远，歌雪不负清盟

155

# 仙剑情

## 第三卷

一程风雨一程花

### 第一章

去留随意，闲探风月江山

166

### 第二章

当场豪举，为看春妆流媚

175

### 第三章

目迷情魔，谁识冰心玉壶

182

### 第四章

闲云驻影，入桃源而问津

189

### 第五章

雾锁妆池，春关未许鱼窥

198

### 第六章

梦倚空花，惊疑不测之祸

205

### 第七章

香绕柔魂，风波飒起春庭

214

### 第八章

浪逐芳尘，轻折合欢之枝

222

### 第九章

任渠笑骂，雨前岂少愁云

229

### 第十章

春雨如歌，寸心分付梅驿

235

### 第十一章

骇浪灵潮，潦乱花魂之梦

243

### 第十二章

龙飞剑舞，澄百里之波光

250

### 第十三章

玉笛情不断，再结水中缘

259

第一卷

美人如玉剑如虹

卷首词 仙山月

泉琴如梦月如诗

魂与花光入砚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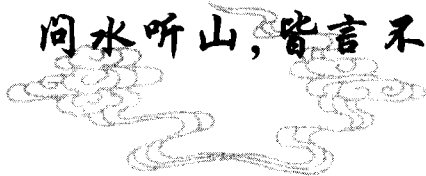
云中谁奏多情曲

催绽东南第一枝



# 第一章

## 问水听山，皆言不如归去



就如同约好一般，在南海郡这场剿匪战事完毕之时，黑夜也悄然降临了。现在，郡兵们已在旷野平地中搭起五六座军帐，让军医在其中医治受伤的兵士。

这支前来火云山剿匪的队伍，出发时并未想到还需在山中过夜，因此只带了少量帐篷，以致现在大多数幸存士兵，只能在野地草丛中睡下。露天营地的周遭，已燃起几堆明亮的篝火，以吓阻那些夜里出来游走觅食的猛兽。

不过，郡兵所有这一切忙碌，现在都已与醒言无关了。自从吓退那两个蛮疆杀神，醒言就彻底地游离于眼前的战场之外。精疲力竭的张堂主，现下只能一动不动，盘坐在地存神炼气。

见他如此，鲍楚雄等人也不敢上前搅扰。只有琼彤，现在终于玩得累了，倚在哥哥身上安静地睡着。

浓重的黑夜，终于静谧了所有的喧嚣，只有旷野中游离的雾气，悄悄露湿了褴褛的征衣。

第二天早上，直到东方的晨光直照到脸上，才让这群疲惫的征人勉强睁开蒙眬的睡眼。偶尔在火云山峦间露出半面的灼烈夏阳，此刻落在鲍楚雄等人眼中，竟觉得无比的亲切温暖。前夜火云山野中郁结不散的阴郁之气，也似乎被这火红的阳光驱逐得一干二净。只有远处及膝深草中零落的断肢残臂，仍在无声地提醒着人们：

昨天发生的一切，并不只是一场无端的梦魇。

在温暖的晨光中，醒言也终于醒来。这时他才发觉，昨晚自己一直静坐炼





气,但现在已是躺倒在地。身上,不知是谁替自己覆上一袭皂色的战袍,上面还染着斑斑血迹。

略挪了挪身子,正想起来,却发现旁边还睡着一人。侧眼看去,原来是自己的琼彤妹妹,正倚靠在自己左臂旁睡得香甜。现在这小丫头,就像一只慵懒的猫儿,蜷侧在一旁,长长的睫毛,正随着呼吸均匀地颤动。

瞧琼彤手脚头脸摆放的姿势,醒言可以想象,昨晚随着自己入眠后无意识地躺倒,这小丫头竟也保持着侧倚的姿势,跟着他一起滑倒睡下。

见她未醒,醒言便仍旧保持原样,省得惊了她的睡梦。小丫头原本温润如玉的嫩脸上,现在正熏抹着好几道烟灰之色。瞧着这些,醒言不免又想到昨天的战斗:

想起来了,昨天应是琼彤帮我挡住摩护法的吧?最后还帮我挡下那两把夺命的飞刀……真没想到,这偷偷跟来的小丫头,竟然还救了我一命!

直到这时,醒言才意识到这位娇娜可爱的小妹妹,昨日竟是生生将自己从鬼门关前拽回!

对了,她是从哪儿学来的古怪刀法?

心中大起怜爱感激之余,醒言又对琼彤昨日的表现感到有些不可思议。虽然当时他并没正眼观瞧,但小丫头那穿花蝶鸟般的神妙身姿,仍是鲜活地映在他脑海中。

看来,回去后我也得抓紧练练“驭剑诀”。万一以后再遇上啥凶险之事,也不能老让琼彤涉险。

经得昨日之事,醒言已总结出几条宝贵经验。除了好好修炼法术之外,他还打定主意,一定要花些工夫训练这小丫头不要老跟在自己后面。只是,这任务看起来很是艰巨。不过如果做不到,也不打紧。以后自己尽量安分守己,与人为善,深居简出,不和旁人争狠斗勇便是了。

正在醒言将如意算盘打得山响时,却听得身旁有人说道:

“哥哥,我又睡懒觉了。”

原来,是琼彤醒了。

起身后,只一站起,那已在一旁等候多时的鲍楚雄便赶紧走上来,一抱拳,禀道:

“张堂主,琼道姑,早膳已在那边帐篷中备好,就等二位过去享用!”

“……都尉大人又何必如此客气?”

一郡都尉这样的大官,对自己摆出恭敬前辈的姿态,立时便让他如芒在背,好生不自在!

在众人陪同下吃过这顿别扭的早膳，醒言忽想起一事，便问道：

“都尉大人，不知昨日那些伤兵，可都妥善医治好了？”

“托堂主的福，那些受了皮肉伤的，都已敷药包扎妥当。中了妖人火毒的，重一些的幸得云儿道姑施术治好。其他的，等回去慢慢休养一些时日便好。”

那天师宗的张云儿也轻声说道：

“其实也非云儿法力，只赖家父赠送的解毒虹贝，才得解军爷们所中火毒。只是这虹贝能效有限，吸得数人后，现在火毒已充盈其间，若要重新恢复效用，得费上两三个月，让所吸火元慢慢消退——只是那时却又无须此物了。”

听得张云儿这席话，醒言方才发现她胸前那颗原本淡黄的玉贝，现在已变成深重的朱红，显然，这便是她所说的贮满火元。

看到这解毒挂饰，醒言倒突然心中一动，言道：

“说到解毒，我这儿倒也有一块友人赠给的项佩，依稀也有解毒之能。不知都尉大人可否容小子一试？”

张堂主动请缨，鲍楚雄哪有不应之理。虽然听他说得谦逊，但帐中所有人，都仿佛已看见那些中毒士兵活蹦乱跳的样子。

若是醒言知道他们此时的想法，恐怕便要大为紧张，因为他可真的只是想试上一试。不过幸运的是，众人想象中理所当然的情景，真的变成了事实：

醒言手中那块晶润滑洁的玉佩，只要接近火毒伤口约半寸处，便自动发出亮白的毫光。然后，千万条纤细红丝，便在这片白光中被迅速吸收到玉石中。

与众人想象略有出入的是，在医完十几人之后，这块玉佩仍然光洁如初，丝毫未显异色。现在鲍楚雄等人对醒言的诸般神奇手段，已是见怪不怪，只在心中赞叹：

果然是罗浮山的宝贝，恁地神妙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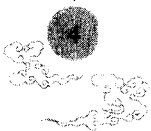
众人中，只有两人略有些异样：

一人是张云儿。看着醒言也拿项中玉佩替受伤郡兵吸收火毒，这位天师宗的女弟子，不知怎的，俏脸上竟浮起一丝红晕。只不过这抹微红，在胸前朱色挂贝掩映下，一时倒也不虞有人发觉。

另外一位，则是这位手拿玉佩之人。他表面虽然神色如常，但内心里却也是感慨万千：

想不到居盈姑娘，赠我的却是如此重宝！

嗯，虽然与她相见之机渺茫，但下次若遇见灵成师祖，不妨问问她的音讯，也好略通我感激之情。



略过闲言不表，不多久，这群剿匪郡兵便收拾旗鼓，整队踏上返城的路途。

与来时一样，仍是琼彤骑在高头白马上，只不过现在这匹太守郑重相赠的“飞雪”，蹄踏间一蹇一拐，如此模样，正是拜它背上骑客所赐。醒言则谢绝鲍都尉好意，一心只当琼彤的马夫。这一路上，基本无人跟醒言搭话，只有那位天师宗的盛横唐，路途之中赶上来和他交谈一番。

盛横唐所说的这些话，乍听在醒言耳中，倒觉得颇为突兀。什么“大光明盾”，什么“飞鸟斩”，都是他闻所未闻。初时被他说，倒弄得一头雾水。等又交谈了一阵，醒言才渐渐有些明白，原来自己昨日使的那“旭耀煊华诀”，正是盛横唐盛赞的上清宫秘技“大光明盾”；小琼彤上下翻飞的剑击之舞，则是让他欣羨不已的失传绝学“飞鸟斩”。

显然，琼彤小丫头何曾学得什么前人绝学“飞鸟斩”，此说当属无稽。醒言对她的来历了解得很，这小丫头能显出昨日手段，实应是天生慧赋。不过这“飞鸟斩”的名目，想想倒很是恰宜。仔细一琢磨，便发觉小琼彤舞剑的身形，正是脱胎于平日在千鸟崖上与飞鸟们的嬉戏追舞。

不过，盛横唐那“大光明盾”的提法，倒是让醒言耳目一新。原来，据这位中年道人说，“大光明盾”乃罗浮山上清宫颇负盛名的法术，可以抵御不少法术攻击，还有回复气力之效。据说，那位在道教盛典嘉元会上连续四届拔得头筹的“清河真人”，很大程度上便是得此术之助。

听了半天，醒言终于弄明白，这“大光明盾”的说辞，恐怕正是别派中人对上清“旭耀煊华诀”的称呼。听到那个回复气力的说法，醒言倒是心中一动：

终于明白为何昨日气力迅疾恢复！

他心中原本正奇怪，昨晚一番炼神化虚，努力恢复了些太华道力，但也只是精神清爽了许多，浑身气力仍是不济。现在看来，原因正是在此。若不是顾忌此际突然冒出一身焰气不伦不类，醒言倒立时要试试这法诀的功效是否真如盛横唐所说。

在跟醒言交谈之后不多久，盛横唐等人便跟他与鲍都尉请辞。虽然大家都是一再挽留，这些天师宗弟子仍是飘然而去。想来，应是念及昨日林旭所献计策，差点陷官兵于绝境，便觉着不如中途转回，省得再见太守面上尴尬。虽说经得这一番同生共死，鲍楚雄等人自不会去揭其短处，但盛横唐几人是何等人物，自不会觊颜向人。如此决然而去，也实属正常。

临别之际，众人难免恋恋不舍，醒言更与这几位道友共期来日再见之机。

这群天师宗弟子，来时约有十一二位，但此时归去，却只剩下六人，还不到一半之数。苍茫天穹下，草路荒尘中那几点逐渐淡却的身影，显得是那么的孤

单落寞。

望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，一股悲凉之气，霎时充满少年的心头。从这一刻起，醒言突然发觉自己无比地怀念千鸟崖上清淡悠闲的生活。

回到揭阳，与鲍楚雄一道跟太守禀过剿匪战事之后，醒言便出言告辞。虽然段太守盛情挽留，诚心邀请他与琼彤二人前去治所番禺游玩，但此刻醒言已是归心似箭，便婉言相拒。

见他态度坚决，段太守也不勉强，依着方才鲍楚雄的禀告，又跟醒言强调了一下妖匪果然势大，段宣怀便命人取过一盘散碎金银，赠他作路费资财。这份盘缠，相比路程而言，显然过于丰厚，但赠银之人心意甚诚，醒言谦逊不过，也就收下了。至于那暂时跛足的飞雪白马，太守原本也一并要赠作少年的坐骑，但待听说罗浮山上养马不便，到了山脚下传罗县境便要卖掉，段宣怀也就不再勉强。只是依他意思，将这未赠出的脚力折现，又在醒言褙裯中添上几锭银子。

至此，这一番奔波辛劳，也算是报酬丰厚。

虽然，现在天师宗弟子已经离去，但鲍楚雄仍未忘他们所托之事。在醒言还未动身之时，鲍都尉便已为身陷囹圄的天师宗教民求情。

只不过，那原本兴高采烈的段太守，一听是天师宗教民之事，便有些蹙面皱眉，兴致乏乏。最后还是幸得醒言说了句求情话儿，那段宣怀才欣然应允。见太守答应，那鲍楚雄也似撂下一桩心事。现在，心情大好的郡都尉正快语说道：

“段大人，今日我鲍楚雄算真服你了哩！”

“哦？”

“大人识人之明，果然非同小可！这次剿匪若非有张堂主相助，楚雄只怕早已成失路之鬼。出征前见大人看重张堂主，原本我还有些想不通，现在想来，实是楚雄愚钝了！”

“哈，哈哈！”

“这可是都尉大人第一次奉承老夫！其实张堂主少年英才，法力无边，下官已是久仰大名了！”

听得鲍楚雄服气，段宣怀以手拈须哈哈大笑，显然是得意非凡。当然，对太守后面这句客套话，醒言自不会当真了。

告别太守都尉等人，醒言便与琼彤同乘着那头瘦驴，一起踏上归途。现在少年心中，再没思想那刀光剑影、斗狠争雄，满腔里，只想着要早些回到自己那风平浪静的千鸟崖。

两人身后，已留作南海郡镇军之帜的水蓝玄鸟飘金旗，正在揭阳上空中迎风招展，猎猎作响……

## 第二章

### 藏珍怀璧，未问是缘是劫



“怪哉！这驴儿休养了几日，咋回程时变得如此不济？难道是水土不服？”

醒言胯下这头瘦驴，原本耐力还可以，但现在出了揭阳不久，便已是步履艰难，大口大口喘起气来。听着这驴鼻息沉重，醒言心中不禁大为奇怪。又挨过数步，他才终于明白原因所在：

原来，是这袋金银累事！

想通此节，醒言立即便跳下驴来，将位让出，请钱袋与琼彤共乘一骑。现在，这褡裢囊内颇丰，与来时空瘪情状不可同日而语，也难怪这驴不堪二人之负。

见哥哥忽跳下驴背，琼彤自然觉着奇怪，不免出言相询。跟她说明缘由后，这丫头便好心建议，说不如把这钱袋扔掉，省得让哥哥累着。自然，这条诚恳谏言，立即便被醒言否决。

驳回琼彤提议，醒言心中忖道：

看来，这次回山后，还真得好好练练剑诀。若我会得“驭剑术”，便无须像现在这般狼狈。以后出远门，正可省下脚力钱。若回饶州省亲，也大为方便！

夏日南国的草路烟尘中，这一驴一囊二人，走走停停，倒比来时多花了一日，才于这天上午到达罗浮山下的传罗县城。

到了此处，醒言先去驴马集市上，一番讨价还价后，比买时略亏些银钱卖掉这头疲驴。之后又带琼彤去刀剑铺，还上琼彤那对短刀片的赊账钱。

待这二人走出好远，那位刀剑铺的掌柜，还在不停打量手中银钱，疑惑道：“我这铺可从来没给人赊账呀？”

且不提刀剑铺老板一头雾水，再说这凯旋归来的兄妹二人，见日近正中，

腹中有些饥饿，便在街边寻了处面食铺，要了两碗清汤挂面，权作两人中饭。

吃了两口，醒言忽想起自己现在已是钱囊丰厚，便又招呼老板，给两人碗中各加了一块卤汁牛肉。一路劳顿，现在这顿吃下来，真是痛快无比！

等琼彤将碗中最后一根面条吸下，抹过嘴，醒言便招呼老板结了账，起身径返罗浮山复命。一路上，那对厉阳牙口中的“朱雀神刃”，正和其他两把短刀片，用细草绳拴在一处，系在琼彤背后。不知疲倦的小娃娃儿蹦跳一路，那清脆的叮当声也就响了一路。

回到罗浮山中，醒言并未先回抱霞峰千鸟崖，而是径直去飞云顶上清宫复命。

来到上清宫正门处，还未等他开口，便见那名守门弟子一脸笑意，抢先开口道：

“恭喜堂主师叔凯旋而归！掌教师尊有过交代，若见师叔归来，无须通报，直接就去内殿澄心堂见他。”

谢过守门弟子，这位已升级成“师叔”的少年，便携着堂中女弟子，径往内走。

虽然上次为琼彤入门事，来过澄心堂一次，但那时心情激荡，又何曾记得路途。因此这回二次来访，这两人竟又在幽深的内苑中寻了好一阵，才看到挂着“澄心堂”匾额的房舍。

入得堂内，却见不仅灵虚掌门在，那灵庭、清冥道人也都在内等候，见到教中前辈，醒言赶紧快步趋前，躬身礼敬道：

“张醒言见过几位师尊！”

见哥哥趋前行礼，琼彤也跟上前去，装模作样地舞舞拜拜。只不过，这礼敬之人显然心不在焉，一双明亮的眼眸滴溜溜乱转，只管好奇地朝四下打量——上次被那头可爱的大老虎吸引了全部注意力，还真没来得及好好看看这屋内景色。

见醒言执礼甚恭，灵虚掌门拈须笑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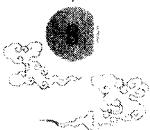
“张堂主又何须多礼。两日前段太守已有飞鸽传书过来，尽告剿匪详情，信内对你颇多赞誉之词。看来，这次我上清宫是派对人了。”

灵虚说这话时，旁边灵庭、清冥二人，也满面尽是嘉许之意。

“呵呵呵……”

听得掌门夸赞，醒言呵呵傻笑不已。虽然他心中不住告诫自己要矜持、要谦逊，可这满心的喜意就是抑制不住，一下子全都堆到脸上来了！

正在四海堂堂主傻笑时，忽听得灵虚掌门又说道：



“看太守信札中所述情状，想来你已习得我教‘旭耀煊华诀’了？”

“是啊！原没想到这发光法儿，竟这么有用。”

“发光法儿？哈！”

听得醒言这么说，灵虚几人全都大笑起来。过了片刻，灵虚才忍着笑跟醒言说道：

“你可知这旭耀煊华诀一系，正是我上清宫最负盛名的法术？”

“呃？最负盛名？……这个我倒不知。不过前几天剿匪事毕，听天师宗弟子盛横唐说过，说我用的这叫‘大光明盾’，可抵御不少法术，还能回复施术人气力——”

刚说到这儿，站在一旁的清溪道长便接过话茬：

“不错，‘大光明盾’正是别教中人对此术的称谓。”

“只不过他们也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这旭耀煊华诀，只是这一系三术中的第一术。在其上，有‘飞月流光斩’，威力强大，施展时如月陨九霄，神鬼难挡。再进一步，便是我罗浮上清至高神技——‘天地往生劫’。”

话音落定，在场三位宿耄俱是一脸肃然，仿佛这五字本身便有着神奇的魔力，让他们陷入深邃悠远的遐思。

受了这庄严气氛的影响，醒言也是大气都不敢出，只在那儿反复咀嚼清溪方才的话语。而琼彤此时，则是一脸的茫然，不晓得刚才发生何事。

过得良久，才听灵虚真人缓缓说道：

“天地往生劫，此术以劫为名，便可知其威力无穷。

“飞月流光斩，我教之中练成者不乏其人，观天阁几位长老自不必说，便连贫道，也堪堪会使。只不过再上一阶，便不可同日而语。纵观我上清宫悠久绵长的历世历代，也不过三四人练成而已。据天一阁本教史籍记载，此术修成之后，轻则可移山倒海，重则可毁天灭地——正因如此，才被天下修道之人视为神技。

“据贫道浅见，我上清宫有的这一劫术，已是我中华之地修行羽士有可能练成的最高法技！”

说到这儿，这位涵养工夫已臻炉火纯青之境的灵虚，脸上也不免现出几分骄傲的神光。而一直仔细聆听的四海堂张堂主，则早就是心醉神迷、不知身在何处了！

“虽然这‘天地往生劫’号称神术，却还是要以飞月流光斩为前提。而飞月流光斩，又要以旭耀煊华诀为基础。既然张堂主已习得此术——”

说到半截子，瞧了一眼正伸长脖子等待下文的少年，灵虚才又接着把话说

完：

“那我就将飞月流光斩传授与你。就算是这次对你一番辛劳的犒赏。”

说罢，就见灵虚从怀中掏出一本小册子，递给眼前正晕乎乎的少年，言道：

“这是贫道习练飞月流光斩的些许心得，希望对你有些帮助。”

几近无意识地接过这本无数人眼中的珍宝后，醒言又傻乎乎地问了一句：

“那天地往生劫呢？”

“……哈哈，你有此雄心甚好。只是这门神技，其实并无法诀。”

说到这里，见少年一脸懵懂茫然，灵虚一笑，续道：

“不过若是认真说起来，也不甚难。据门中秘录记载，若想练成此技，也只要做两样事：先要修得你手中这本小册所载之术，然后便要百尺竿头再进一步，去另一本书册中悟得神术关窍。”

“还要另一本书？”

“正是。不过这本书你也有，那便是《道德经》。”

“《道德经》？！”

听到这儿，醒言突然有些醒悟，如此神技，灵虚又怎么轻易跟自己说得。现在说的，应该是笑谑之言了。只是，瞧他神色，却又不像是在跟自个儿开玩笑。正在他患得患失之际，只听灵虚又说道：

“不错，正是《道德经》。我却没跟你说笑。”

灵虚仿佛看出醒言的心思，只听他耐心解释道：

“虽然，这本道家教典坊间肆内随手可购，但却是我道门最本原的经典。至高神技于本原典籍中寻，实是再自然不过。只是，若能从《道德经》中悟得此技，便离飞升之日不远，又何须再用此术出手……”

说到最后，灵虚倒颇有些感慨。

“掌门所言极是，醒言受教了！不过此术便不是弟子能够奢想的了。”

“唔，顺其自然吧。”

见醒言意兴阑珊，那灵庭倒是出言鼓励：

“张堂主且莫灰心。这飞月流光之术，已属本门绝技，习得之人寥寥无几。今日既蒙掌教师兄授书，回去后还要多加研习，方不负师兄栽培之意。”

“嗯，醒言自会谨遵教诲！”

“灵庭师伯说得是。不过修习此技也需以驭剑诀为基，醒言你还需勤练才是。”

“清溪道长请放心，驭剑诀我自会勤加练习。对了，这几日剿匪战役中，我自觉已有些进展，已渐能与剑中之灵略相感应。”



“哦?!”

这次倒是三人一齐惊讶。

“这么快便培得剑中之灵?”

“是啊。我这剑可能有些特别。”

“哦?那可否将剑借我一观?”

“当然,清溟师伯请随便看。”

虽然这剑古灵精怪,但见几位前辈对自己这般爱护,醒言自然也不再多方忌惮,很爽快地就把古怪剑器解下递与清溟。

其实在他内心里,也非常想弄明白这把怪剑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接过剑后,清溟手抚剑身,瞑目不语。

正在醒言紧张之时,忽见到清溟道长原本端肃漠然的脸上,突现出一缕阳光般的灿烂笑容。看到这和煦神态,少年那颗提到嗓子眼的心,立时便放回肚内。

“妙哉!此剑之灵,如日如月;以心应和,如沐春风——这真是把难得的善剑!”

“醒言,这剑你是从何处……”

话音未落,却忽见原本一脸煦然的清溟,突然间脸色大变,面皮青白,眼神呆滞,如睹鬼魅,两鬓间,黄豆大的汗水涔涔而下!

“呀!”

似乎费了好大劲,清溟才猛力甩脱手中剑器,立在那儿大口喘息。一见清溟变得这模样,醒言立时在心中暗暗叫苦:

坏了!一定又是这怪剑捉弄人。

“怎么回事?!”

灵虚等人目睹清溟异状,急急问询。

“咳咳……刚赞着这剑,却突然感到一股阴冷冰寒之气,似潮水般涌来……照这么看,这却又是把邪剑……”

“清溟师伯莫怪,其实还是小子莽撞了!”

“哦?”

听醒言这话说得古怪,清溟停住喘息,瞧向醒言,等他下文。这时,发现他已将自己刚刚抛掷地上的怪剑,重新拾在手中。

“其实这剑,颇会些障眼法,平素就喜欢玩笑,平日里也常常将我捉弄。只是没想今日,却……看来,回去后我还得好好调教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那这剑你是从何处得来?”